

吾乡吾厝

自在言

陈煜

这两年常去闽南乡间，虽然研究鼓浪屿多年，在狮城生活多年，也写了多年学术论文，对于华侨华人史不算陌生，然而，真正走进侨乡，面对一栋栋废弃闲置的侨房，推开紧闭的门扉，触摸着曾经

辉煌的痕迹，眼前似曾相识的南洋风物，斯人已逝，今人已散，若不进行系统的记录与研究，若不推动科学的修复与再利用，十年之间多少侨乡记忆将随着侨产坍塌而湮灭？

回到肯特岗，问自己能做些什么？岛国年轻一代已不知祖籍为何物，建筑系也鲜少论及华族建筑，狮城的城市与建筑史，纠结于殖民者的视野，穿梭于华南与南洋的华侨，在两地文化交流中扮演着怎样的角色？

在国大开设题为“华侨建筑与聚落”的课程，希望带着年轻学子走近那段并不遥远的过去。由于学期的局限，只能在短假期间来一场五天五夜的急行，体会着闽南之大，更能感受当年搭上过番船的人们，承载着多少家庭的厚重期望。

“起屋、修坟、兴学是华侨人生的三大金福。”多年前看到侨史前辈的这句话，感触良多。华侨建筑在华侨华人研究中常被忽略，然而，在家乡起屋是华侨一生极其重要的决定，涉及众多层面，如何寄钱回家？盖多大的屋？要什么样款？单是这些问题，都是华侨家庭必须回答的难题，留存的华侨建筑承载着答案，要解读它们，需要跨专业、跨区域的知识。

狮城南音名家丁马成在泉州的故居里，一张建筑落成时拍摄的老照片显示，如今斑驳的山花上曾塑有“念慈”二字，寄托着游子对母亲的无尽思念，屋内墙上依然挂着相框，里面满是从狮城寄回的照片，看着这些比他们年纪还大的泛黄照片，一些景物竟如此熟悉，学生默默写下：“在距离新加坡三千里之外的这里，我们发现了共同的记忆。”

当我们来到潘受故居，前埕里聚集着村里长辈，七嘴八舌地谈起这位从未谋面、却引以为傲的族亲：“19岁就离开家，再也没回来过！”“为什么没有回来？”“哎，有家难回！”看着破败不堪的潘受故居，三进大宅显示潘家曾是村中大户，而如今庭院里的茅草一人多高，摇曳着无尽萧瑟，当年宅中那位翩翩少年，在南洋成就诗名墨香。

在闽南流传着“有林路富、无林路厝”，曾是狮城建筑商的林路，功成名就之后在老家大兴土木，大厝背山面水，风水池映衬着燕尾脊高翘的叠楼，他的十一子林谋盛在这里出生成长，谁也不曾想到这位南安孩儿，后来成为新马的抗日英雄。林路，这位不苟言笑的族长，在大厝里为子孙留下众多讯息，要读懂他的心思，先要厘清他走过的路。

回到狮城，策划在水廊头凤山寺举办为期两周的展览，5月5日下午3时即将开幕，制作短片、展板、书刊、海报，设立社交媒体群组，希望以不同的方式，让更多人走进“吾乡吾厝”，那里有我们的共同记忆与共享的文化资产。